

短篇經典文庫

蘇童著

海豚出版社

蘇童

六短篇



短篇經典文庫

苏童 六短篇

苏童 著

海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苏童六短篇 / 苏童著. —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4. 6
(短篇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5110-2086-4

I. ①苏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14182号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策 划: 林建法
责任编辑: 李忠孝 郝付云 张 镛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责任印制: 于浩杰 王瑞松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
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
开 本: 32 开 (680毫米×950毫米)
印 张: 6.125
字 数: 72 千
印 数: 1-6000
版 次: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,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2086-4
定 价: 31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
| I | 她的名字 |
| 37 | 上龙寺 |
| 62 | 伞 |
| 83 | 西瓜船 |
| I37 | 堂兄弟 |
| I60 | 为什么我们家没有电灯 |

她的名字

—

她家隔壁有个胖女孩，与她同龄，名叫顾莎莎。顾莎莎的上身像一只砣山梨，双腿像一对洗衣槌，她的身材不知要比顾莎莎苗条多少倍，但是顾莎莎不叫福妹，是她叫福妹。她家的斜对面还有个少女，名叫凌紫。凌紫是她的好朋友，除了脸上有几颗青春痘，长得算是俏丽的，她自知容貌普通，不及凌紫，幸运的是，她的皮肤好，她的皮肤不知要比凌紫白皙多少倍，这一点，连凌紫也羡慕不已。但是，世上就有如此不公的事，人们亲昵地称胖女孩为莎莎，喊她的好

朋友阿紫，她却被唤作福妹。有什么办法呢？要怪就怪祖母赐予她的名字。她的名字就叫段福妹。

长大之后，福妹一直嫌弃自己的名字。

嫌弃到最后，几乎是痛恨了。她认为这个俗气而卑下的名字，令她无端蒙羞，它像一个羞耻的记号，刻在她的身上，提前毁坏了她的生活。她质问过父亲，为什么哥哥叫段明，弟弟叫段勇，我要叫福妹？哪怕叫段红也行，凭什么让我叫福妹？段师傅认为女儿无理取闹，他说，叫什么还不一样？你的名字是奶奶取的，她心疼你，指望你以后有福气，你怎么就不知好歹？她继续问责父亲，为什么哥哥弟弟的名字是你取，我的名字就要让奶奶取？父亲说，你妈妈生你的时候，奶奶从乡下来伺候月子，赶巧了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跺脚道，谁要她来的？这个乡下老太婆，害死我了！她对祖母的不敬引起了父亲的愤怒，为了这次泄愤，她挨过父亲一个响亮的耳光。

二

她一心要更名，与自己的名字一刀两断。

摆脱祖母愚昧的祝福，从侧面报复父亲对她这个生命的轻慢，这让她感到一丝反叛的喜悦。她在纸上草拟了好多新的名字，拿给阿紫看。阿紫毫不掩饰对那堆名字的鄙夷，什么姗姗？什么小洁？什么美娜？笑死我了，你挖空心思，就琢磨出这些好名字？都烂大街啦！她委屈地叫起来，美娜都不好？段美娜，多洋气啊！阿紫撇嘴说，还洋气呢，收购站那个胖阿姨就叫陈美娜，你要跟她同名？你崇拜她？她无趣了，赌气撕掉那张纸，说，反正哪个都比福妹强，我叫什么都行，就是不叫福妹了，我一写自己的名字，就觉得那两个字张着嘴，笑话我！

阿紫应允她，三天之内为她选择一个好名字。福妹相信阿紫的品味，天天去催阿紫，但她等来的，不过是段嫣这个名字，虽然摆脱了土气，看起来还是普通。福妹不解

其意，问，段嫣有什么好？这个嫣字，还那么多笔画，写起来烦死人。阿紫指着自己的鼻子，我叫什么？我叫凌紫，你叫段嫣，我们两个配在一起，就是姹紫嫣红，绝配啊。福妹念叨了几遍段嫣这个名字，还是失望，说，你那个紫很雅致，我这个嫣，很一般嘛。阿紫说，你懂什么？凌紫段嫣，你要连起来念，连起来，很好听的！她听从阿紫的命令，把两个名字连起来念，也许她太崇拜阿紫了，也许是暗示的力量，福妹的口腔里发生了奇迹，那四个字的音节如同花草缠绕攀缘，她依稀看见了一片姹紫嫣红的新世界，两朵花，她与阿紫，紧紧依偎，真的像两朵花，呈现出公平的美丽。她爱上了这个名字，它不仅妩媚，还因为与阿紫的名字配了套，结了盟，显示出一种强大的不可轻侮的力量。

三

她心里清楚，在更名的问题上，父亲的障碍无法清除，无论改一个什么样的名字，他都不会同意，唯一可行的是先斩后奏。她偷偷从家里拿了户口簿，约上阿紫，一起去了派出所。

值班民警刚刚处理完两个家庭的斗殴事件，白制服的胸口留下了一滩暗红色的血迹，非常刺眼。对于两个少女的来访，他很不耐烦，捣什么乱？名字能随便改吗？未成年人，不得擅自改名，要改名需要家长申请，还要所长批准！福妹不懂得如何与人交涉，更不擅长求人，自然是阿紫替她出头。阿紫伏在窗口，叔叔长叔叔短地央求了半天，未见分晓，后面的福妹呜呜地哭起来了，嘴里埋怨道，官僚主义，官僚主义！民警说，我这算官僚主义？好，我这个官僚主义，专门对付你的自由主义。又发牢骚说，现在的小姑娘，都让父母惯坏了，为个名

字，有什么好哭的？叫福妹有什么不好？不是很喜庆的吗？她反唇相讥道，既然福妹这个名字好，你为什么又叫福妹？那民警被她的锐利惹笑了，亮出他的证件说，你让我叫福妹？那你要不要叫大刚，干脆我们俩换个名字？

他们终究知道派出所是个冷酷的地方，再缠下去也是徒劳，阿紫拉着福妹跑出派出所，低声说，现在什么事都要走后门的，你要去找李黎明，李黎明他爸爸，是这里的所长。福妹脑子里浮现出一个瘦高挑少年的身影，穿一身运动服，膝盖上毫无必要地绑了两块蓝色护膝，他不是在刀具厂门口的小广场踢足球，就是和几个男孩坐在善人桥上，看来来往往的路人，傻笑，或者无端起哄。她从来不与陌生男孩打交道，有点畏难，对阿紫说，他们男孩不喜欢我的，你帮我去说说看，你那么漂亮，李黎明肯定会给你面子。她的奉承取悦了阿紫，但阿紫面有难色，说，听说那个李黎明是花花肠子，他喜

欢跟女孩子接吻的。福妹哎呀叫了一声，脸色已经绯红，嘴里说，什么接吻？说那么肉麻，就是让他亲一下吧？阿紫朝她翻了个白眼，你是装傻还是真傻？亲一下是亲一下，接吻是接吻，两回事！又皱起眉头说，听说李黎明有个笔记本，专门记录女孩的名字，吻一个记一个，说是要记一万个名字，以后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！福妹听得愣怔，醒过神来，轻蔑地说，吻一万个？他神经病啊？别人又不是傻子！

要不要去找李黎明，她们谁也不敢拿主意。两个人尽量避免直视对方，双方的目光因此显得鬼鬼祟祟的。路过善人桥边的水果店，她们闻到了一股水果散发的甜酸味，阿紫说，进去看看，肯定有处理水果卖。架子上果然有一堆桃子，标价是五角钱。阿紫说她要吃桃子，掏掏口袋，又说忘了带钱，福妹便知趣地掏出她仅有的五毛钱，买了四个桃子。

她们往善人桥的桥堍下走，去石埠上

洗桃子。桥洞里似有人声，他们知道善人桥特有的地形，从石埠上稍微花点力气，便可爬到圆拱形的桥洞里，遇到大热天，经常有男孩子聚集在那里打牌消暑的。但这一次，她们的脚步声惊动了——一个穿绿色连衣裙的女孩，她突然从桥洞里跳了出来，用一块手帕蒙着半张脸，慌慌张张地奔上石埠，像一支箭，从她们的身边掠过去了。她们吓了一跳，回头瞪着那个绿色的背影，福妹问，是谁？你看清楚了吗？阿紫说，可能是桃花弄的乔莉，她的眼睛像猫眼睛，有点发绿的。又压低声音，吞吞吐吐地告诉福妹，她，那个作风，很那个什么的。

她们蹑手蹑脚地下到水边，蹲在石阶上洗桃子，洗得并不专心，两个脑袋都小心翼翼地转向桥洞。桥洞里的另外那个人，恰巧是李黎明。李黎明若无其事地站在桥洞里，不仅不躲闪，反而有点炫耀，他的后背倚靠在桥洞壁上，虚了一只眼睛，叼着香烟，膝盖上的两块蓝色护膝在暗处闪闪发亮。福妹

和阿紫对视了一眼，用四只桃子在水里展开对话。阿紫的桃子撞了一下福妹的桃子，表达的几乎是惊喜：看看，看看，我没骗你吧？他在这里吻乔莉！而福妹的桃子反撞阿紫的桃子，传递的是紧张与慌乱，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她用桃子向阿紫讨教主意，阿紫是知道的。阿紫站起来，用牙齿慢慢地清理桃子的皮，嘴里评论的是桃子，她说，处理无好货，这桃子一点也不甜。

是李黎明先跟她们搭讪的，准确地说，李黎明是在跟阿紫搭讪。他向阿紫挥挥手说，不甜给我吃！阿紫，给我吃个桃子！

阿紫没有给他好脸色，她说，给你吃个屁。我们买的桃子，凭什么给你吃？福妹急了，她担心阿紫的态度会破坏这个难得的机会，举起手里的桃子向桥洞示意，我的给你吃，已经洗干净了。她把桃子扔给李黎明，回头看着阿紫，阿紫似乎反感福妹的急功近利，又不便批评她，就对着桥洞照本宣科，我告诉你，福妹的桃子不能白吃的，你要帮她一个

忙，到你爸爸那儿走个后门，明天就把她名字改了，她不愿叫段福妹，要叫段嫣了！

李黎明没有表态。他眨巴着眼睛，似乎在思索这笔交易是否值得一试。他三口两口便吃完了桃子，用桃核在河面上打出了一串漂亮的水花，然后表态了。他说，想得美，一个桃子就来走我的后门？你们的面子比地球还大么？

福妹失望地看着阿紫，阿紫的表情有点诡秘，福妹又看一眼手里的另一只桃子，对着桥洞喊，那我再给你一个？她想扔第二个桃子，被阿紫拦住了。他这种人，喂多少桃子也没用的。阿紫跟福妹耳语道，他要什么，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福妹未及反应，听见阿紫用一种老练的谈判者的腔调说，李黎明你听着，你的要求我知道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过我告诉你，福妹可不是乔莉，要是让你那个了，你要保证，不能往本子上记她名字。

福妹要捂阿紫的嘴，来不及了。她听见

李黎明说，你瞎操什么心，我的花名册哪能随便给人看？只有吉尼斯纪录组委会有权利看。阿紫说，还有一个条件，不能超过一秒钟，我在旁边数，滴答一下，必须停止。福妹这时已经羞红了脸，举起拳头在阿紫肩上捶了一下，阿紫，你神经病，你去跟他滴答一下好了！

福妹仓皇地往上跑，听见阿紫在后面骂，没出息的东西，你只配叫福妹，就一个滴答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福妹已经快跑到大街上了，忽然觉得自己在错失良机，滴答，她在心里数了一下，滴答，其实是很快的，滴答一下，她就可以不再叫福妹了。她站住，回头朝阿紫看，眼睛里有了明显的悔意。阿紫气咻咻的，叉着腰在台阶上走，嘴里说，气死我了，段福妹同志，我再也不管你的闲事了。福妹咬着手指思考了两秒钟，冲下去挽住了阿紫，不会上他当吧？要是他过河拆桥呢，我们怎么办？阿紫气还没消，目光凶狠地徘徊在福妹的面孔与桥洞之间，

突然大声地说，李黎明你听着，人家问你呢，要是你过河拆桥怎么惩处？李黎明在桥洞里探出脑袋，说，那要看你阿紫够不够义气了，你要是也让我吻一下，我保证，明天她就可以改名，我要是骗你们，罚款一百元，够不够？

李黎明的要求，对于阿紫是无理的，对于福妹，不啻一个好消息。福妹捏了捏阿紫的手，用眼神哀求她，用手势鼓励她。阿紫怨恨地拍开福妹的手，嘴里说，烦死了，陪你走这么多路，陪你磨破了嘴皮子，还要陪上初吻？这是我的初吻呀，你懂不懂？福妹被她说得害怕，一下乱了方寸，嗫嚅道，那就算了，我们回家吧？但是，这次是阿紫拽紧了福妹的胳膊，把她拉到桥堍背光的一侧，阿紫谨慎地观察善人桥桥头的动静，桥上无人经过，阿紫忽然下了决心，说，走！我豁出去了，帮你帮到底吧！

福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来到李黎明面前的，只记得他温热柔软的嘴唇上有一股

烟丝味，与父亲骂人时口腔里喷发的烟臭不同，李黎明的烟丝味有点香甜。她分不清他脸上的笑意是调皮还是讥嘲，他的目光游移不定，更多地投向了阿紫那一侧。她听见阿紫用夸张的声音数时间，滴答，滴的一声，烟味来了，答的一声，烟味远了，那个吻就草草结束了。她的头脑一下变得晕乎乎的，嘴唇上有点潮，她捂住嘴唇，依稀听见阿紫说，福妹，你来替我数。她看见那两个人站到了一起，像两名格斗士一样，面对面地探寻着什么，李黎明的脸孔向阿紫迫近，嘴唇启开，李黎明的眼睛里有一簇炽烈的光焰，它在炙烤阿紫的面孔，福妹觉得他对阿紫的吻很投入，与自己的并不一样。福妹准备好了数滴答，但是阿紫没有准备好，阿紫突然捂住了嘴咯咯地笑，阿紫一边笑一边叫，太滑稽了，哎呀，笑死我了！然后，阿紫临阵脱逃，转过身，一猫腰，从桥洞里跳出去了。